

民國

五

年

孟

之

月

傷寒論淺註

東陽師考題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
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脩園以名孝廉素精於
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
脩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脩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
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
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脩園之心何其
大而遠也余視學八閩因署中診視獲與脩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
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一瞭如指掌仲景為
郡守而作論脩園為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
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
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為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議

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殉物危若冰谷至於余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產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

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任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止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手。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

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固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擴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熟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自己之君親貧賤亦自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與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

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龍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

純則仲景必許為賢弟子
後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凡例

一 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鍼灸。湯液治
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專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
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
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
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
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
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 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
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
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 成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
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
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
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

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微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熱。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菴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觀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與浹。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

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惟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己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匱攝成。無己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繹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與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所以存其真也。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為序例。冠於傷

寒論之首。而論中之旨。反因以晦甚矣。著作之難也。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讀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邃難測。即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徹。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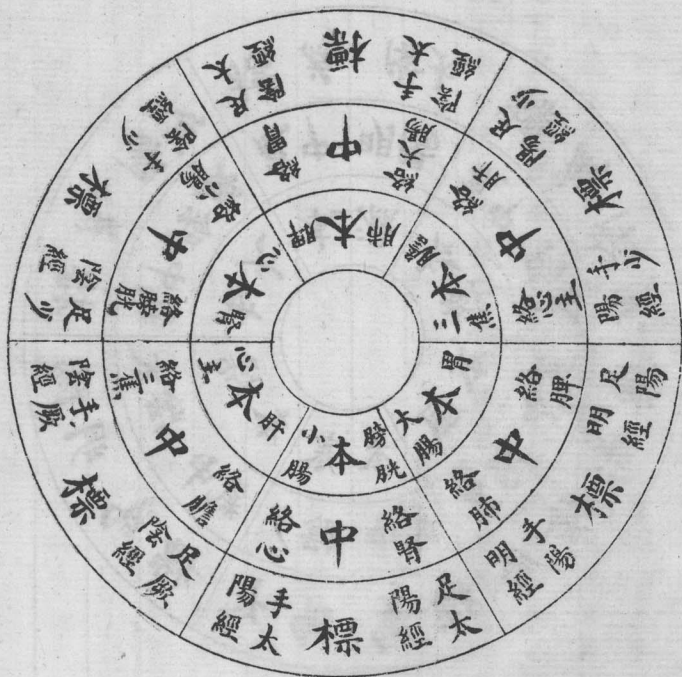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寒
熱濕火燥為本三
陰三陽為標本標
之中見者為中氣
中氣如少陽厥陰
為表裡陽明太陰
為表裡太陽少陰
為表裡表裡相通
則彼此互為中氣
義出六微旨大論



臟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
本藏府為本居
裏十二經為標
居表裏相絡
者為中氣居中
所謂絡者乃表
裏互相維絡如
足太陽膀胱經
絡於腎足少陰
腎經亦絡於膀
胱也餘倣此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水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乎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息。逆其化者。化之變。值其變。則強弱為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按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輒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便輒可窮變。六經畧而表裏分。陰陽劃矣。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畧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韋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虵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遁情矣。

韋音硬也

虵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營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為封墊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

先厥後熱者從陽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耑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著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即身寒之謂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註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者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兀兀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鞭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中頰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脇下痞鞭也此岐伯中陽留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臍臍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還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症是寒邪還府也三陰皆有可下症是熱邪還府也此岐伯中陰留府之義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

氣以次相傳。週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症。傳於少陽。則見少陽症。傳於三陰。則見三陰症。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關鍵。目也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症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今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為病。其義可思矣。况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症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陽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審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

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症。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卜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一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閒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之傳。無所驗。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自得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理中等方。俱為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百年來相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天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遞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揆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